

戰時小叢刊之十三

# 戰時的後方

張天翼等著



戰時出版社



戰時小叢刊之十三

# 戰時的後方

戰時出版社刊行

# 目次

## 上卷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|
| 戰時的上海街頭……………  | 張天翼 | 一  |
| 難民行列……………     | 佚名  | 八  |
| 在難民收容所有感…………… | 何家槐 | 九  |
| 在難民收容所……………   | 陳毅  | 一一 |
| 戰時一童軍……………    | 韓尙義 | 一七 |
| 永難忘懷的英國兵…………… | 張常人 | 二五 |
| 傷兵醫院羣像……………   | 蔡上  | 二九 |
| 慰勞傷兵後記……………   | 沈茲九 | 四〇 |
| 傷兵包紮站巡禮……………  | 佚名  | 四三 |
| 里弄學校巡禮……………   | 陸芬琪 | 四五 |
| 戰時露天學校巡禮…………… | 黃海容 | 五〇 |

## 下卷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|
| 滬戰中後方各地寫真…………… | 仲某  | 五四 |
| 戰時的江南……………     | 焚戈  | 五七 |
| 從上海到南京……………    | 昭愷  | 六七 |
| 從嘉定到王家橋……………   | 蕭蔓若 | 七〇 |
| 戰時的海門……………     | 黃露茜 | 七三 |
| 蘇州風景線……………     | 馮英子 | 七五 |
| 太湖的一角……………     | 柳乃夫 | 八〇 |
| 滬戰爆發後的南京……………  | 章伯雨 | 八一 |
| 從南京到漢口……………    | 辛人  | 八六 |
| 在後方的南昌……………    | 王孟  | 九〇 |
| 且說武漢……………      | 袁望諸 | 九二 |
| 由南京到徐州……………    | 張季純 | 九四 |
| 我們來到浙江的農村…………… | 力羣  | 九七 |

# 上卷

## 戰時的上海街頭

張天翼

難民不斷地經過外白渡橋南來，一輛一輛的卡車載着，多半却是步行，年青的扶着年老的，男的扶着女的，攙着小孩子。他們歇息在外灘馬路的兩旁，用期望的眼色看着天。

「我們飛機就會要來的，」有人說。

我。到那里是下午兩點鐘，剛在我們空軍跟敵人戰鬥之後，有一時的沉靜，我從公館馬路到外白渡橋，人們潮水樣的從百老匯路流到東熙華德路，慢慢地過橋，日本領事館的旗子，已經不見了，出雲艦在那里喘息，我沿蘇州河往西，混在難民羣裏到了四川路橋。

他們都很疲倦，可是一點也不沮喪，服飾掩不住地顯出一種光彩，表示光榮，並且興奮。

橋上有鐵絲網攔住，大家都瞧着靜悄悄的對岸——祇偶然有一兩個人走過，一架軍用馬託卡沿北蘇州路轉乍浦路往北去了。

一個女孩子叫：「東洋兵！」

她旁邊那個，大概是她父親，很沒氣力地躺在人行道上。現在他欠起身來大聲說：

「要是有人槍拍的一記！」

可是忽然橋上攔着的地方放開了。一輛卡車駛了過來，中間一挺機關槍，兩邊幾支步槍，上着刺刀。這又是日本兵！眼珠子四面溜着，神色很緊張，又十分着慌。司機簡直有點駕駛不住這一車，沒頭蒼蠅似的在馬路上走着「之」字路。

逃難的人羣裏忿忿地呼了起來：「東洋兵怎麼好到租界裏來！東洋兵好來，我們中國兵也好來！」

「上一次上海打仗，我們中國就吃的這個虧。東洋兵敗了好逃到租界裏，十九路軍就追不過來。衝過來就好了。」

那女孩子的父親坐了起來，他說我們要是有了武器，我們就能從這邊衝過橋去。

「要是有了槍——我們要逃什麼難！祇要女人小囡送過來，我們就——跟東洋人打！」

大家都擁在一起說着，疲倦也忘記了。他們誰都知道什麼人使得大家流離失所，誰都知道我們最大的敵人是誰。

我從四川路往南，到四馬路轉東。

難民不斷地從河南路來，從石路來，從外灘來，肩着箱子，拿着藤包，挾着包袱。從事救濟工作的人

拿着一旗，寫着某某同鄉會難民救濟所在什麼地方，沿路走來走去。

一家京戲院裏也有人躺着坐着，鐵門可關得緊緊的，外面擁着無數的人要求進去，看門的巡捕在門裏說着些什麼，好像有什麼苦衷的樣子，門可怎麼也不開，人行道上有幾百難民散在着。一個白頭髮老婆婆坐在箱子上，靠着戲院的牆，閉着眼。一個中年男子陪着她很安靜地替她打扇。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姑娘幫她母親拍小弟弟睡覺，時不時跑到街心裏去望天空，顯然她聽見了聲音，以為飛機來了。我蹲下來跟他們談天，他們一點也沒表示過什麼不幸，或者表示埋怨。一個工人模樣的人告訴我，他是住在楊樹浦的。

「楊樹浦有了危險，就是日本兵打敗了，」他說。

一個四十來歲的女人在路邊彷徨，眼睛哭得發紅發腫。她一家人都走散了。她說大人還不要緊，不放心的是她那六歲的小兒子——誰知道他有沒有給流彈打死呢？於是她重新又流下眼淚。

可是她並不怪這次的戰爭。仗是該打的。

「這都是東洋人！東洋人打中國人，打仗總規要打……都是東洋人！旁邊一個老年人微笑着看着我們，我用很勉強的上海話問他：

「老人家，你是那裏來的？」

他看周圍的人，答道：「這回我們打得起勁，拍喇拍喇訶訶訶。」

那四十來歲的女人岔嘴：「先生，他是個聾子。」接着指指戲院門口大聲對他說：「到門口去等等罷，門開了好進去。」

我買了一張號外，大家擁了過來。一個奶着孩子的疲女人顛顛脚，問我們：

「報上說些什麼？」——然後注視着我們。

這許多人還沒來得及被收容，沒有住處，沒有得吃的，有的家人還失散，可是他們還樂觀。他們對中國勝利的前途有了確信。中國祇有這種局面之下才配談「犧牲」。

也有人在哭泣：這是像小孩子生了瘧子，被醫生開刀時候一樣的哭泣。

他們都很鎮靜，然而又興奮。他們在路上擁擠，然而不亂，是不是因為他們走得太累了呢？我不知道。總之，街頭上並非難民的人，反而顯得亂嘈嘈。大家動不動就無緣故地亂奔。一個人一跑，大家也慌張張就拔起腿子來。

「快跑快跑！」

「啥路道啥路道？」前面的一面跑一面問。

「勿躊得呀！」

大家抗戰的情緒當然是高漲的，對戰事是非常關心的。然而也看得出——民衆缺乏組織。

「八一三」事件是繼華北而起的第二砲。這不是個結束，而祇是一個開始。爲了準備全面的抗

戰，組織民衆的工作就決不能怕做，就非加緊起來不可了。

愛多亞路虞洽卿路口——是難民最多的地方，大世界收容了許多。遠東飯店斜對面有一幢沒造好的六層大樓，也給難民佔滿了。外面圍着一道籬笆，旁邊一個小門出進。

這大都是十二、三號移來的，從虹口，從閘北，從引翔，還有從曹家渡，從大場來的，下面一層——一進門就是一個沒填好的方坑，裏面蓄着一汪綠膩膩的水，有誰就利用這點兒空處，安置了兩輛手推車。旁邊堆着小石子，高高低低的像小土邱，許多人在上面鋪着蓆子，躺在那里抱着膝頭坐在那里。

門口還排隊樣的有人進來。一個小孩子端着一碗紅棗湯走着，眼睛提防地釘着手裏，一面喊着叫人別碰翻牠。

二樓以上的人大概因為來得早，帶來的東西就齊全些。竹床，行軍床，甚至有一張寧式木床，帳子好好地掛着。在鬧鬧的人聲裏，什麼地方有一隻鷄在啾啾地叫。

一個電車賣票員掛着個袋子，攙一個小孩在人叢裏上樓。

「噢，」有人嚷。「賣票員也來逃難！」

那個回答：「不是的，這小人走散了，帶他來尋人的。」

在這空樓裏躺着坐着的，都料得到現在他們的家有沒有燬掉。我問一個人從哪里來的。閘北。他上海話裏夾着江北音。做什麼的呢？



「做小生意。」他答。

「你們店裏怎麼樣了？」

他聽了我的口音，於是用純粹的揚州話說：

「現在可不是完了麼。什麼東西都打掉了，沒得了……呃先生，聽說今兒個把日本兵船炸沉了一只，可是真的？」

問這句的時候，他眼睛裏發起光來。

另外一個告訴我，他是在××紗廠做工的。他旁邊躺着一位老婆婆，輕輕地在那里哼，手擋着眼睛。這是他的母親。他扶着轎從楊樹浦來，上午八點鐘出發，下午三點鐘才到了這里。

隨後他手指舞地說了開去：「中國軍隊把公大紗廠打下了。這家紗廠說是紗廠，其實是日本軍隊頂要緊的司令部，軍火藏了許許多多。日本老板很壞，昨天他還叫大家不要跑，說是十五號就發工錢，還說打仗打不到那里，叫大家好好做工，都是工人。這回日本軍隊怕工人說出去殺死了好幾個。」

「以前中國工人曉不得牠有軍火。」

「哪里曉得去！大家祇看見日本兵跑來跑去，也想不到是做司令部，哪里曉得倒是個頂要緊的地方，嘿，我們把牠打下了——好了。」

十字路口也坐着許多人，帶着大大小小的包袱，卡車忙着跑來跑去。

我們的飛機又來到了黃浦江上空，敵艦着慌地發射高射砲。

我走出籬笆門，炸彈聲跟砲聲混了一起。一朵朵的黑烟跟着飛機衝，好像是憑空長出來的，好一會還沒消散，飛機可穿進了雲堆裏，又翹起頭從雲堆裏穿出來，漸漸看不見了。

街上一片雷似的掌聲，歡呼。

沿愛多亞路街往西走，我在李梅路口站住，因為又聽見了飛機的聲音。

高射砲又連連接地發吼，於是看見飛機一歪，方向轉了一下。

有一輛裝柴的卡車剛在路口停了一停，上面的工人們仰頭看着天上，忽然叫——「炸彈！」馬上跳下車。

人們都趕緊避到路邊。我往東面一看，聽見轟的一聲，一陣火光，於是前面全是黑烟。地下也給震得一跳。兩旁屋子的玻璃嘩的粉碎了。

「在大世界那裏！在大世界那裏！」

事後才知道是飛機中了一砲，炸彈才落下的。街頭的難民受了意外的災害。一個大慘劇！這責任該誰負呢？

誰都明白——要是租界不讓日軍退進來，要是租界不讓日軍做進攻我們的根據地，這種慘劇

決不會有的。

這種不幸，祇有一個方法，可以避免再發生。就是——不管我們的敵人在任何勢力包庇之下，我也進攻到底，追擊到底。而把敵人完完全全消滅掉！

（早報）

## 難民行列

佚名

踏過了徐家匯的慈雲橋，那邊難民就像螞蟻似的滿佈着，老的吟，小的嚎，那種慘烈的景像，使我不敢相信那是一種真實的情形，我相信我是走入了一種夢境，不是嗎？慈雲橋的那邊，踏入雲間巍峨的教堂，正在敲着靜靜的緩慢的鐘聲，那是爲着人類的幸福在祈禱呵！

擺在我面前的一點也沒有錯，是兩個世界，難民們無可奈何地躺在地上，幾天的大雨，叫地上還留着泥漿，泥水浸濕了他們的身體。苦難叫負着全家生活重担的中年人呼不出聲來，一個個都沉默着，低着腦袋，這沉默充分地表現了他們內心的悲哀與憤怒，敵人的侵略，叫他們流離失所的。

計算起來，他們在徐家匯那兒一帶，已經等了一個多星期，上海的各救濟會雖則盡力的把他們救到法租界來，然而截至今天止，仍舊有一部人等在那兒，難民們的來源彷彿是無盡期。這其中，有一部份難民是住在中山路一帶的，多數是勞工階級，無知的份子，砲火的怒吼使他們嚇倒了，本來生活的壓迫就要使他們走上流亡的路上去，現在砲火聲更逼近了，流亡原是自然的事。但誰知道租界與

中國地界一排防禦的鐵絲網將他們擋住了。

這一星期來，幸好有幾個慈善團體裝來了一卡車一卡車的乾糧去接濟他們，否則他們不凍斃亦將餓死。有許多年老的，受不了這種苦難，多數都奄奄一息了。記者親眼看見有幾具死屍，躺在難民的身邊，難民是無法憐惜難民死去的，憐惜的只是幾條徘徊在屍體身邊的貪婪的瘦狗得不到口。

在中山路上，我看見幾個青年的軍人，在勸難民仍舊回到家中去。他們告訴他滬西這條戰線至少要守四個月。有幾個難民是說動了，預備挑着担子仍舊到家中去，但有的仍舊固執不肯。

歸來時，有幾架敵機在腦袋上盤旋，難民羣衆聽見了嗡嗡的聲音，立刻都騷動了，扶老攜幼都紛紛地向牆腳邊樹底下躲，年老一點的和年幼一點的都墮入了臭水浜中，一時秩序大亂，彷彿天大的禍降臨了。據住民說，這樣的事一天總要發生好幾次。

(救亡日報)

## 在難民收容所有感

何家槐

陰暗的天色下，飄浮着××飯店的未完成的建築。蒙着灰塵的柱子，瘦骨稜稜的矗立着，傲視着附近的一帶平房。在彷彿懸空掛着的一塊招牌上，寫着設備貴族化以及房間美術化等等的廣告。

可是這貴族化的飯店里，現在却擠滿着糞蛆般的難民。在層層重疊着的樓房里，雜亂地橫着簾子，被單，箱籠，馬桶，飯鍋，水壺，以及各種各樣的傢具。難民們喧嘩着，呻吟着，咒罵着，在黑暗的角落里，在

掛着竹籬或者破席子的樓梯轉灣處，都聞得到大便和小便的奇臭。

少數身邊帶着一點錢和一點糧食的，還有點辦法，這些人有帆布床或者木板床，不致睡潮濕而又堅硬的石子堆；在午飯或者晚飯的時候，他們的身邊還升起了滾粥的烟火，浮起了使得大半難民們流涎的清香。

大多數難民却都是毫無糧食，憑着向鄰人要一只半隻大餅飽肚的。他們除了一身破舊的衣服和一身不能醫治的創痛，就沒有一點長物，每雙深陷的眼睛都閃耀着飢餓的烈火，除了偶爾有一二位善心的男女，在搶奪的圍攻之中忽忽地散了一些饅頭和包子，他們一直都是束緊着褲帶，眼睜着盼望更大規模的經常的救濟。

在這些難民中，甚至有些竟日得不到滴水的滋潤，因為里面沒有自來水的裝置，到外面老虎灶上去買呢，自然又沒有錢。挨雨淋却是家常的便飯，在那些時候，風雨往往是向毫無牆壁遮擋的七層樓上傾注和吹打，濕透了所有的一切，呻吟和嘆息的聲音在這未來的大飯店里飛翔。

「那天才能回開北哪！」

「那天才能回楊樹浦哪！」

聽着飛機在頭上不住盤旋，在半空中不斷響着機關槍聲或者高射砲聲的時候，這些難民們都不期然地會興起這些憂鬱而且憤怒的念頭。毀了他們的家庭，使他們流離失所的是誰，在「一二八」

的時候也許還不十分清楚，可是這一次教訓，却已經在他們的心上烙上了一個明白而且深刻的血印。

這樣的受苦難：沒有喝，沒有喫。可是一提到日本強盜他們就切齒，對於本國同胞却無條件地原諒了一切，這飯店原景在大世界附近，十四那天的炸彈就投擲在左近，那場血肉橫飛的慘景，他們都是目擊的，可是如果你問這些難民是不是怨恨自己的飛機，他們準會一致回答你：

「恨什麼？死在自己的飛機底下，也是甘心的，我們盼望的只是早天打退東洋人！」

說着這些話的人，臉上浮着得意堅決的笑，他們歡迎着任何的犧牲，怨恨是說不到的，可是，辦理着救濟事業的同胞呀，這些被炮火所驅迫，掙扎在飢餓線上的難民，實在是迫切地需要水和米的援助，盼望你們有錢的趕快出錢啊！

（早報）

## 在難民收容所

陳毅

下午一點鐘。

我們一起七個人，被送到一個難民收容所去工作。出發的時候，我們的心裏被歡喜充滿了。戰爭開始到現在已經七天，我們除了坐在家裏聽炮聲外，什末都沒有做，想到那些在前線拿血肉和敵人拚的忠勇的弟兄們，我們只有感到內愧。

但我們也深深的明白，一個戰爭的勝利，決不單是幾百幾千忠勇弟兄血肉的拚，而是需要我們全國的總動員。我們認識了這點，所以感覺到我們並不一定非上前方不可，老實說，上前方，要是一點訓練都沒有，還會妨害前方的工作的。因此，我們便決定了去做救濟難民的工作。

平常要是提起走老遠的路，不光是我們的女同志不可以，就是男同志也是不十分願的。但是，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開始了，解放戰爭驅使着每一個人去犧牲他自己為祖國爭生存。

漸漸已經不是和往年一樣顯現得十分的興奮了，大家都明白，光是興奮是沒用的，緊緊的組織自己才是當前的急務；看空戰更不是好玩的事情，性命在這種情形之下失去了是太對不起祖國，到處都貼着防毒的藥方，甚至連中國藥方都貼着了，這些都證明我們同胞的進步。至于遇到漢奸就情不自禁的羣起而打死，更是說明我們同胞的同仇敵愾，相信在這種精神之下，我們的敵人一定會滅亡。

但是想到那些在敵人砲火摧毀下失去了家的同胞，對於這些人要是我們一點沒有安置，一點沒有教育，對於抗戰前途也是有妨礙的。戰爭爆發以後，這樣的人是太多了，被收容了的當然會好一點。那些睡馬路睡弄堂門口用手死勁按着肚皮忍飢挨餓的人，一觸到我們的眼前，我們就會感到心痛。這問題不消說是需要政府，地方人士們的統籌的。

下面我只是簡單的報告一個地方——這是被收容了的。這臨時的收容所，是一個高貴的戲院。

高貴的戲院，也許馬上就會令人想到，那不是太舒服了嗎？是的，太舒服了，熱天有冷氣，冷天有水汀，還有悅耳的音樂，但是那是什末時候呢？現在冷氣早都關了，悅耳的音樂已經停了，有的就是地窖一樣的黑窟。那些失了家的同胞們就生活在這個黑窟裏。

進門的地方，鐵門已經拉攏了，只剩下一個可以側身進去的縫；賣票的地方，已經斜三橫四的躺了好多人，大部分都是憑着一張濫席子或者幾張報紙躺下，有的就簡直是睡在水門汀上。這裏因爲門臨馬路，陽光可以看見，風也可以吹入，空氣也還相當好，所以還能夠看見一些熟睡的人——實際上飢餓、疲倦已經使他們不能不睡了。

往裏面一走，情形就不同。平時那些男男女女認爲享樂的地方，現在陰沉得可怕了，進屋空氣是比較的窄息，不慣的人，頭也許就會痛。電燈只是臨時裝了兩個小的，這已經是戲院功德無量了。

這裏一共有三百多人，大部份籍貫都是甯波，當然安徽，河北，江北都有。職業呢，工人佔十分之八還有多，此外就是小販，拉黃包車的，裁縫等等。壯丁起碼有一百，次一點也有幾十，老弱很少，頂多不過三十個，此外才是小孩，婦孺。

雖然他們的家已經失去了，可是他們並沒有怨恨，僅僅只有五六個，他們大概是閩北那邊比較小康之家才被砲火摧毀的，所以他們很不耐煩住在這樣一個地方，而且時時要受工作人的支配。因此他們就怨恨起戰爭來。此外沒有一個不是希望戰爭延續下去，一直延續到趕去日本軍爲止。



當我們開始登記的時候，我們發現有好些都是一家人被沖散了，只剩下一個男人或只一個女人；有的丈夫被沖散了，媳婦扶起婆婆逃，有的老婆丟掉了，自己不能不抱着還不能走路的小孩，有的因爲工廠停工了，找不到事做，有的就是靠拾垃圾的小癩三，戰爭爆發了，使得他們垃圾也無處拾。

遇見這些人的時候，我們問他們丟掉了家，丟掉了職業，怨不怨恨，他們都說不，他們中間有的年輕的還問我們要工作做，他們也跟我们一樣想，前線的忠勇弟兄拿血肉在和敵人拚，而我們還要坐享享受，他們感到內愧。他們說，無論是前線抬傷兵，或者什末都可以，只要不悶坐在屋裏像死人一樣。我們答應他們很快就想法，我們的答應並不是敷衍，我們一定想法的。

有一個青年工人向我說，他的老婆還在火線中，要我設法用部汽車去給他救出來。我告訴他這是沒辦法的了，聽到這個他哭了，我趕快告訴他：大戰爭的時候，個人的犧牲是免不了的，想想大世界門口炸死的那許許多多的人吧！我鼓勵他，沒有家室之累，更可以好好的替國家做事。他的眼淚暫時收斂住了。

因爲風和雨的摧殘，加上飢餓與疲倦，病的人是很多，幸得仁濟堂的幫助，在我們一個個登記病名之後，他們就用救護車來裝去了。

這之後，我們就開始搜查，我們並不是不相信我們這些同胞，但是現在的漢奸太多了，每一個地方都有他們散佈的毒，爲了使這些已經從死亡線中救出的同胞可以安心的活下去，我們不能不在